



清朝 十大奇案

QINGCHAO SHI DA QI'AN

插图本

柯愈春◎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清 朝 大 奇 案

QINGCHAO SHIDAO QIAN

插图本

柯愈春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朝十大奇案/柯愈春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2

ISBN 978 - 7 - 5115 - 0285 - 8

I. ①清… II. ①柯… III. ①案件 - 史料 - 中国 - 清代 IV. ①K24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2990 号

书 名:清朝十大奇案

编 者:柯愈春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张 峰

封面设计:天字行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65369530

编辑热线:(010)65369524

网 址:www. peopledailypres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270 千

印 张: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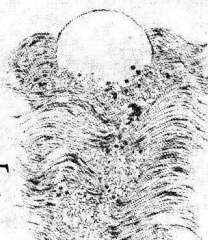
印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5 - 0285 - 8

定 价:29.00 元

目录

CONTENT



奇案一

麻城涂氏杀妻案

刘建业

001

妻子年纪比丈夫大一岁,生得颇有几分姿色,性格好动;而丈夫对此却很看不惯,常常为此责打妻子,妻子也不示弱,竟与野男人同住在一起。娘家人找不到她,竟告丈夫为杀妻案犯……

奇案二

嘉禾三换主犯案

东 斗

024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夏天,乾隆将湖南巡抚李因培的奏折往御案上一拍:“无能,无能,湖南主管刑狱的按察使沈世枫真是无能。如果他用心办事,这么一件案子,怎会久查不清?沈世枫这个人,一味模棱,毫无实际,遇事不全力承担!李因培身为巡抚,不加督责,还替沈世枫回护,只图取悦下僚,也不是好巡抚!”使乾隆大怒的案件是几个兄弟在穷乡僻壤殴斗,杀人主犯竟会随意变化。问题在哪儿?朝廷,官僚,杀人犯?……

奇案三 怀宁张家三命案

东 牛 046

为了霸占弟媳，兄长杀了弟媳的情人。弟弟为了掩饰家丑不外扬，反而行贿以证妻子的贞洁。案件经过县令、知府、巡抚、总督的审理之后反而越审越差劲，连嘉庆皇帝也亲批曰：“此案可恨。”这事就发生在安徽怀宁县……

奇案四 山阳查赈毒杀案

刘建业 069

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江苏中部连日大雨。那天穹仿佛被捅破了一个大窟窿，雨水顺着窟窿直倾而下，淮河下游河水暴涨。奔腾咆哮的黄河自清江入淮后，宛若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瓢泼般的大雨中，呼啸着，猛烈地撞击着薄弱的堤岸。只一天工夫大半个山阳县就成了一片泽国。受两江总督铁保的派遣，新科进士李毓昌到江苏山阳督察放赈情况。在查赈紧要时刻，李毓昌却“自缢”了……

奇案五 丽山村连环案

东 牛 098

道光十三年(1833年)间，骆先扬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财主，一座白墙青瓦的房子，掩映于绿树之中。他家的田地几十亩，散布在山前山后，溪头水边，家里雇了长工姚二娃、欧娃，农忙时还得雇短工。这样，地还是种不过来，便租佃给人耕种，他家的佃户有林锡仁、林贵父子。那村子不大，沿溪上上下下几十家。八月二十日上午，村里突然发生了一件人命案，整个山村突然失去了平静，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随着此案的进展居然又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奇案六 五台山和尚断头案

周楞伽 120

道光年间，太原府有一个富翁张麟池，人称张百万。生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叫金姑。金姑飞扬佚荡，未嫁前就喜欢倚门卖俏，搔首弄姿，招蜂引蝶。金姑嫁后不久，丈夫就害癆病死了。一日，在太原恰遇因贪花好色被逐出山门的和尚定慧，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第二天在太原崇善寺旁，清晨人们从井里汲水，无意中竟捞出一颗和尚的头颅……

奇案七 七涧桥凶杀案

刘建业 162

四川合州城东的七涧桥,住着一户姓鞠的人家。全家四口人,家主名叫鞠海,娶妻向氏,夫妻俩只有独子名叫鞠安,娶了附近周家女子为妻。鞠氏婆媳两代都有些姿色,是七涧桥出名的美人。鞠海、鞠安父子靠祖传的治疗蛇伤绝技专以行医为业,父子俩为人善良,从不恃技要挟病人,所收医资很低,所以家境并不富裕,仅仅维持淡饭粗茶而已。但一家和顺,日子倒也十分圆满。咸丰年间的一年秋天,一个深夜,鞠家大门前躺着两个人。一个是鞠海,身上湿漉漉的满是鲜血,早已断气了。离鞠海三丈远的地方,发现鞠安也倒在血泊里,尸身已经僵硬……

奇案八 张汶祥刺马案

张稚丹 184

夫妻重在旧屋里相逢,但二人之间恩情已绝。丈夫张汶祥连遭父母大丧,把兄弟被杀,妻子被占,脾气暴躁难耐,痛斥妻子罗氏不知羞耻,丈夫在世竟与人私奔同居,无颜对儿女,竟令罗氏自杀雪耻。妻子果真含笑自杀了,三个儿女也不认他了,张汶祥反倒心里没有了挂念,唯有为把兄弟报仇成了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两江总督马新贻不但霸占了把兄弟的媳妇,而且还杀了把兄弟。张汶祥想到此便咬牙切齿,一场经过多年的策划谋杀行动就此展开了……

奇案九 杨月楼婚姻冤案

周楞伽 205

杨月楼重新在京演出的时候,便改艺名为猴子。人们都茫然莫解,问他是何原因,他说:“我们做戏子的,好比玩把戏的猴子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欺侮玩弄,连正式婚姻,都可以随便说是通奸,生生拆散,哪里还配称得上是人!”不但如此,竟连自己的妻子也叹道:“但愿生生世世不生富贵家!”难道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吗?……

奇案十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俞玉樵 227

北京故宫西侧有一排宫殿型的大楼,在楼上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室中,完整地保存着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奏折及审案记录,重重叠叠,朱批满目,人们从这些宫廷文件中可以搜索到当年奇案的真实情节……

后 记

249

奇案一 麻城涂氏杀妻案



刘
建
业

妻子明明活着，而丈夫却成了杀妻的案犯。这是清代雍正年间发生在湖北麻城的故事。

1 妻子无端失踪疑被杀

麻城县城里住着一户殷富人家，主人名唤涂如松。涂家世代经商，在麻城算是数得着的富户。到了涂如松这一代开始弃商治学。如松自小聪敏过人，但性格高傲，十六岁娶同县杨氏为妻。这位杨氏年纪比涂如松还大一岁，生得颇有几分姿色，性格好动，常与如松的学友调笑嬉闹，弄得如松十分尴尬。为此，如松曾多次告诫杨氏，要她端庄持重一些，杨氏却毫不介意，依然故我。这样，夫妻之间渐生芥蒂，如松执拗的脾气上来，就动手殴打杨氏。杨氏也不甘示弱，每遭殴打，就跑回娘家躲避，还得如松的老母亲亲自去儿媳的娘家赔礼道歉，好说歹说把媳妇接回来。这种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始终不见缓和。

这年冬天，涂如松的母亲偶然染了一点风寒，竟然卧床不起了。涂如松生性孝母，亲自煎药侍茶，终日不离床前。如松的岳母也深明大义，亲自把女儿送回来，让她和如松一起侍奉婆婆。怎耐杨氏自小娇生惯养，对待奉婆母一事深感厌烦，每逢如松不在身边，就大声训斥婆婆。如松听到后起先还压着性子忍耐；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又犯了“老毛病”，动手打起妻子来。这一天，杨氏又

嫌婆婆把茶水洒在了床上，张口大骂。这一情景被如松看见了，一时气愤拿起一根木棒就打。杨氏见丈夫如此狠毒，一气之下，又夹起包袱离家而去了。

涂如松认为，妻子准又是故伎重演，跑回娘家去了，所以并不在意。涂母病好后，第一件事就是想把儿媳接回来。老人收拾了一箱笼礼品，让如松骑马驮着，自己坐上一乘软轿，去亲家母家接儿媳。谁知到了亲家家，才知道儿媳根本没有回娘家。起初涂母还以为是亲家母负气不准女儿露面，不断赔礼道歉，谁知亲家母竟然泪如雨下，说女儿既然一个多月前就跑了，至今没回娘家，必是有了不测。如松母子这才着了慌，赶紧出报帖，许以重赏，求乡邻们帮助寻访杨氏。谁知帖子发出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杨氏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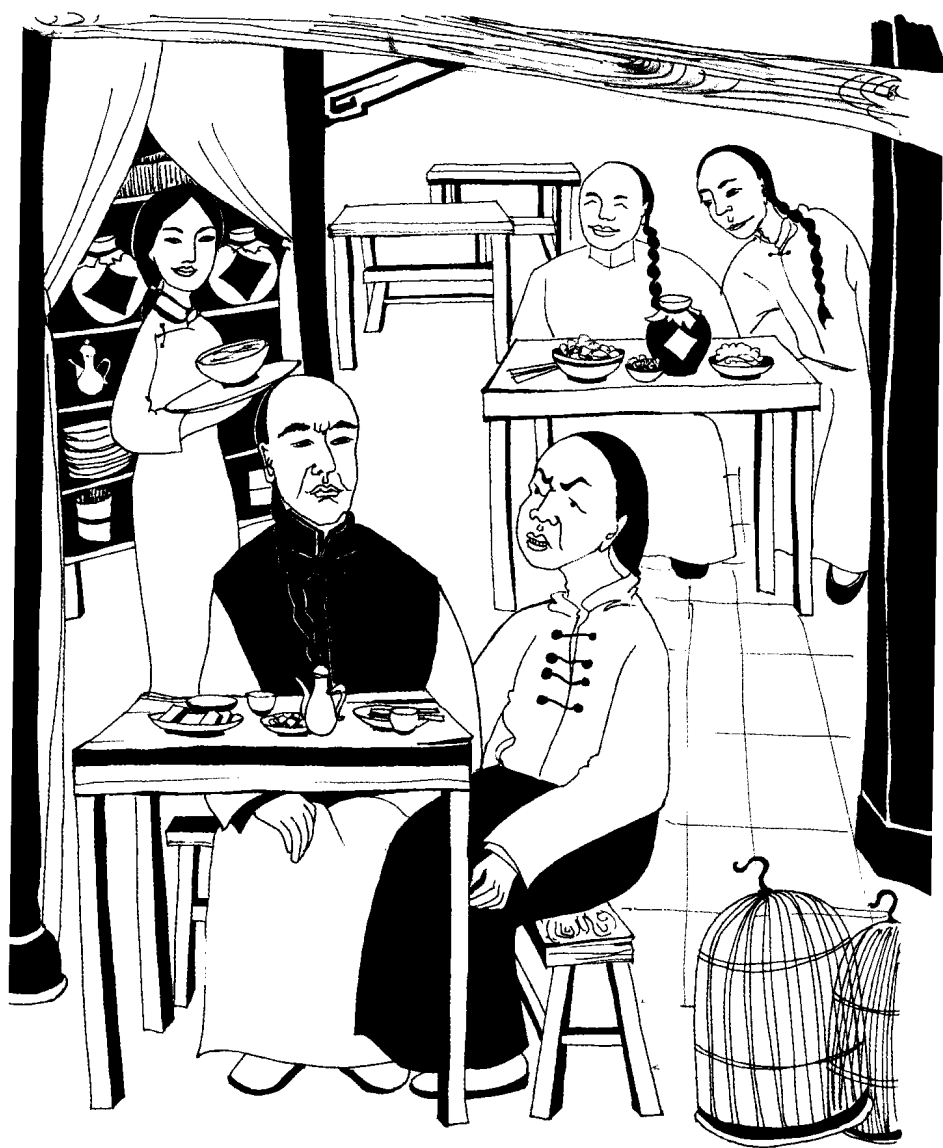
杨家见女儿没有消息，就怀疑是涂如松下毒手。杨氏有一个弟弟名叫杨五荣，从小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养成了一副无赖脾气。姐姐失踪后，他不断鼓动父母去县里告状，杨家终于投了控告状。

2 妻子失踪原是藏于情人家

麻城知县汤应求是一个二甲进士出身的清官。他接到状子后，仔细分析了涂如松的活动，认为涂如松杀妻子的可能性很小。就告诉五荣，查不清杨氏的下落，此案是无法了结的，并说：“你与其天天到县衙来呼冤，还不如也帮助本县查询一下你姐姐的下落，只要你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本县一定替你做主。”

在麻城县西北二十里处，有一个山村叫九口塘。杨五荣知道涂如松在九口塘有一所别院，怀疑如松在别院里害死了杨氏，但始终没有机会去查访。自从在公堂上赌气退出后，他越想越觉得九口塘这个地方可疑，于是独自一人悄悄地潜进了九口塘。这天早晨，杨五荣想去涂如松别院附近探探风声，便进了附近一家酒店。杨五荣在屋角一张小桌上坐定，一位陌生青年径自坐在旁边。五荣要了几样酒菜，陌生人凑过身来说：“在下赵当儿，就住在这九口塘内，老兄好像有什么疑难之事。”五荣听说赵当儿是本地人，东一句西一句地和他扯起涂如松别院的情况来了。

赵当儿原是本地的一个无赖，见杨五荣问起涂如松，就知道他有目的，也一步步地用话引导，很快就套出了五荣的本意。为了骗取五荣的钱财，他故作神秘地说：“涂相公的别院我没去过，不过三个月前这里倒确实来过一位美人，听说是涂相公的夫人，后来就再也没有出来。”五荣紧紧追问：“为什么没有出来？”赵当儿却故意欲言又止，直到五荣掏出了三两银子塞到他手里，他才吞吞



赵当儿向杨五荣证实他的姐姐被害

吐吐地说：“涂相公一向与夫人不和，这次趁隆冬天气把夫人骗到别院来，原是有意加害于她，果然不久后，他就约来了一个平日最好的朋友，两人一起把夫人杀害了。可怜一位漂亮的女子，竟死在了丈夫的手下。”杨五荣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打听到了姐姐被害的消息，为了证实赵当儿的话。他又追问：“那个一起行凶的人是谁？”赵当儿眨了眨眼说：“听说姓陈，名叫陈文。”杨五荣按捺住心中的激动问道：“老弟此话当真？”赵当儿语气坚定地说：“千真万确。”五荣又问：“如果叫你去公堂上作证，你可敢去？”赵当儿满不在乎地答道：“那有什么不敢的。”

杨五荣见赵当儿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就站起身来，对他深深施了一礼，那赵当儿赶紧还礼，不解地说：“老兄何必如此客气？”杨五荣这才说：“实不相瞒，在下杨五荣，正是涂夫人的胞弟，家姐失踪两个多月杳无音讯，我已料定是涂如松将她害死了。苦无实据，所以来到九口塘查访，不想巧遇老弟得悉真情。我看老弟性格直爽，一副侠肠义骨，就烦您与我去县衙门指控涂如松，倘若大仇得报，我杨五荣情愿出五十两银子酬谢于你。”杨五荣这一番话倒把赵当儿说愣了，他原来不过想编个新闻哄骗一下杨五荣，赚几个零钱花花而已，没想到杨五荣竟是涂夫人的亲弟弟。事到如今，再想否定原来的话已不可能，但陪着杨五荣打官司，也不是个舒服事，万一被人戳破，还可能要坐上几年监牢。到底怎么办？赵当儿小眼珠一转，仔细盘算起来，那杨五荣却以为赵当儿是要条件，就说“如果你觉得五十两银子少，我还可以再加一点，六十两如何？”赵当儿听见有六十两银子可图，一时竟忘了利害关系，把胸脯一拍说：“就这么说定了，我赵当儿倒不是图这六十两银子，主要是看着涂如松害人于理不公，我这就陪着你去县衙门。”杨五荣此刻报仇心切，也顾不得仔细捉摸一下赵当儿的话是否有漏洞了，立即呼唤店家算清酒钱，拉着赵当儿就奔了麻城县衙。

汤应求这几天并没有休息好，他是个办事认真的人，涂如松家丢失了夫人一案，查访了十余天也没有线索，使他十分焦急。在大堂上赵当儿一口咬定涂如松与陈文一起在九口塘别院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既然有人证出首（指检举），汤知县只好下令把涂如松缉拿归案。但涂如松到了公堂之上，对杀害杨氏一事矢口否认，并说他从来没有一个叫陈文的朋友。汤知县下令把涂家的管家、杂役尽数传来，分头询问。这些人都异口同声证明，两月前涂母病重时，涂如松确实没有离开过老夫人。涂家的管家还特别指出，如果对涂家佣人信不过，还可以找本县老医生李德辰查询。

汤知县将李大夫请来一问，才知道涂母病重之时，李先生每天进涂家看病

一次,都由如松陪伴接待,这样一来说涂如松在九口塘杀妻显然不实了。但杨五荣却哭诉涂家上下沟通,制造假证欺蒙官府,请青天大老爷做主。汤知县见原告死死咬住不放,恐怕生出其他枝节,就下令暂将涂如松收监,待查出确凿证据再作论处。

涂如松在麻城县内虽是首富,但为人却很厚道,平日里对乡邻们多有周济,所以人们都很敬重他。第三天头上,又有一位老者来县衙投状,他是赵当儿的父亲,状子写道:“我儿赵当儿本系九口塘的无赖,专喜招摇撞骗,此次作证涂如松杀人,也属无中生有,大老爷切不可相信。倘若听信我儿的证词,错判了涂相公,老汉请求将来查清后,不受儿子的连坐。”汤知县接到这些鸣冤状后,反而更加冷静了,他一面感觉到涂如松可能冤枉,一面也怀疑这是涂家花钱运动的结果,所以并没有释放涂如松,反而下令务必严加看守,以防不测。

杨五荣自拉赵当儿作证把涂如松下狱后,心急如火。这天早晨,想去县衙门看看究竟,忽然一个老婆婆找上门来,那位婆婆年纪五十余岁,一身农家打扮,走路慌慌张张,似乎心绪不宁,见了五荣竟然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五荣请她慢慢说,那位老人说:“老身冯王氏,乃是城南冯家庄人,逆子冯大,生来不务正业,到处拈花惹草,令姐与冯大早有勾结,三个月前她与涂如松发生口角以后,为逃避如松的殴打,私自藏匿在我家,与我儿共处一室,同枕共眠。本想躲避一阵后再回夫家,不想你与赵当儿误认为她已被涂如松杀害了,告到官家,那汤知县这几天不断派人查访令姐的下落,已有人到我家进行查询,看来迟早要被人查出来,我们与令姐都十分恐慌,令姐让我来找你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杨五荣给惊呆了,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判断竟完全错了。对于姐姐还活着,他并不感到怎么高兴,因为他告状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给姐姐申冤,而是企图狠狠地敲涂家一笔竹杠。好不容易利用赵当儿把涂如松投进了监狱,正等着涂家派人来求情谈条件,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冯大沉不住气了,来找自己商量对策。这一下不但吃到嘴的热馒头没有指望了,而且自己还要落一个诬告本县首富的罪名,说不定也得坐监,这可怎么好呢?想到这里,杨五荣说话也变得结巴了,为了不露痕迹,他示意冯母先回家去听消息,等自己想出办法来再去冯家通知她。

送走了冯母,杨五荣如坐针毡,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去向一位曾和自己在一起偷偷地赌过钱的生员杨同范求教了。

在麻城县城西南有一处小小的庄园,古铜色的大门上挂着“杨宅”的木牌,

这就是杨同范的家。杨同范今年28岁,生得一副大宽脸庞,两只大眼圆睁着,透着一副傲慢气。见敲门的是杨五荣,他无意中对自己亲自出迎感到了一点后悔,因而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冷冷地说:“五荣,你来干什么?”杨五荣被杨同范的凌人盛气压得更不敢抬头的,只是卑谦地赔笑说:“小弟前来找仁兄讨教,我姐姐有下落了……”听五荣提起了姐姐,杨同范眼前立刻显示出一位纤细腰、面如桃花的美女形象,他曾多次见到过杨氏,深深垂涎她的美色。杨氏嫁到涂家后,他也曾对涂如松忌恨了一阵子,暗中钦羡如松讨了个绝代佳人,也深为自己不能偷香窃玉而遗憾。如今听说杨氏有了下落,又勾起了他早已萌动的春心,不觉把一张冷脸化做了一张笑脸,用手拉住五荣的胳膊,显出一股亲热劲儿,把五荣让进了客厅。

五荣没想到杨秀才这样热情,大有受宠若惊之感,还没坐稳屁股,就把杨氏如何逃匿、如何与冯大成奸、自己又如何状告涂如松的事一五一十倒了个干净。杨同范听得如醉如痴,他感到自己今天不但交了桃花运,而且交了财运,怪不得早晨起来就有两三只喜鹊对着屋子“喳喳”直叫呢!直到杨五荣把话讲完连忙催他出主意时,他才似乎从美梦中惊醒,说:“这好办,叫你姐姐到我家来藏一阵子,等风头过去再想办法。”五荣有点担心地说:“您家离城里不远,万一被公差缉查出来……”杨同范哈哈大笑说:“我是堂堂生员,有功名在身,谁敢到家里来搜查?就是藏上一百年,也透不出风声。”五荣又说:“那涂如松的官司怎么打?”杨同范说:“把你姐姐藏好后,你可继续告涂如松杀妻,如果他家出钱求和,你就足足敲他一大笔,如果涂家不肯花钱,你就不断去县衙催促,让县官把这小子杀掉了事。”杨五荣听了同范的指点,顿感有利可图,于是让杨同范收拾住所。同范说:“我家正房后墙是一座很宽的夹壁墙,夹壁里面可容一床一几,就让令姐在夹壁墙中暂住,不用说官府不敢搜查,就是搜也叫他一无所获。”五荣大喜,深深地给杨同范做了个大揖,兴冲冲地到冯家庄接姐姐去了。

送走了杨五荣,杨同范心中好似被一盆火烧灼着一般,有点坐卧不宁了。十几年来梦寐以求的美人,想不到被自己三言两语就骗到了手。欲火烧身最难受,他坐在书案前,几乎是一步一步地计算着杨五荣去冯家庄的路程。他想,只要杨氏一进自己家门,就决不能将她轻易放过。杨氏那带着三分狐媚的笑脸,那婷婷娉婷的身姿,那微微倒竖的细眉,似乎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使杨同范感到那样可亲可爱,恨不得一下子抱住这位“绝代佳人”尽情消受。想到这里,他又坐不住了,三番五次跑到大门前,向官道上瞭望,但却迟迟不见杨五荣回来。他有点按捺不住了,在书房里不停地踱步。又过了半个时辰仍不见杨

五荣接杨氏到来,他却突然发现自己穿的一件暗花板蓝色长袍有点不合身,急忙找了一件织缎玄色长袍换上,外罩一件青色暗花马褂,在镜子前左顾右盼地端详起来。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杨同范隔窗望去,见杨五荣在前引路,后面跟着一乘软轿,轻轻地放在了庭院当中。他不觉心花怒放,急忙迎出门去。杨五荣早掀开了轿帘,杨氏一手提着裙边,一手搭在五荣胳膊上,被扶下轿来。只见她粉面含春,花容带笑,自有一番诱人的风姿,身上穿着一件合体的湖绿色长裙,粉红色绣花短袄紧掐着那窈窕的细腰,显得分外娇艳。杨同范不觉整了整衣襟,故作矜持地上前见礼。杨氏带着迷人的微笑,深深地道了一个万福,轻启朱唇说:“又来麻烦杨秀才了。”只一接触,杨同范就被杨氏的姿色慑服了,慌忙还礼,示意请杨氏姐弟进屋叙话。

杨氏轻移莲步,款款而行,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此刻在杨同范眼中,杨氏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足以令人神魂颠倒,他故意与杨氏隔开一段距离,随着走进屋来。杨氏坐定后,同范把自己家中的情况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并指着后檐墙说:“这是一道夹壁墙,乃是祖上为避乱世修的栖身之所,里面虽然不大,却也可以容身,夫人平时可在里面躲藏,烦闷时就出来散散心,杨某是有功名的人,谅没有人敢轻易闯我的宅院。”那杨氏却问道:“不知我丈夫现在如何?是不是在到处找我?”杨同范故意吓唬地说:“涂如松已经在官府告你与奸夫拐款潜逃,现在县里悬赏缉拿你,只要查到风声,就抓到县衙,投在监狱里永世不得出来。”杨氏那桃花般的脸上,罩上了一股怒容,说:“想不到他竟如此狠毒,打骂还不算,竟然想叫我吃官司,我偏偏藏着不出来,看他到哪里找我。”杨同范少不得假仁假义劝上几句,就站起身来说:“天色已近午时,夫人想还未用饭,且吃了饭再休息吧!”说罢吩咐一声“开饭”,早有两名侍女把准备好的酒饭摆了上来,杨氏稍事谦谢,就率先入了座。

酒席之间,杨同范殷勤地斟酒布菜,把杨氏哄得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吃罢饭杨五荣先起身告辞,杨同范也不挽留,只是嘱咐他时常到这边来看望姐姐,五荣见同范如此热情,也觉放心,高高兴兴地走了。屋里只剩下同范与杨氏两个人,同范坐在那里,两只眼睛滴溜溜地在杨氏身上乱转。杨氏被看得不好意思了,低垂着头轻轻地说:“杨相公且歇息去吧,妾身也有些困乏,不敢久陪了。”杨同范仗着三分酒气,斜睨着杨氏说:“夫人不必见外,俗话说‘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同范久慕夫人芳名,难道就不能多陪伴你一会儿吗?”杨氏原是个乖巧之人,听了同范这番话,早已明白了他的心思,不觉粉面绯红,手足无措,低着头一声也不言语了。杨同范心中“嘣嘣”乱跳,站起身来走到杨氏身后,见她正用一双白嫩的小手绞着一只小巧的手帕,那微带酒意的神态更加妩

媚动人，一时色胆包天，竟伸手把杨氏的手揽进怀里来。杨氏面孔红涨，呼吸急促，瞪了同范一眼，有些娇嗔地说：“杨相公莫非要勾引妾身吗？”同范“咕咚”一声跪在地下说：“小生垂慕娘子已久，只是无缘相会，今天娘子避难来到我家，岂非天缘巧合，望娘子体谅小生垂慕之情……”杨氏到了这个时候，一则已有醉意，声心荡漾；二则羡慕杨同范的功名富贵；三则自知已入杨府身不由己，遂不再拒绝。这一对水性男女，只接触了不到半天就厮混到一起，做了一对露水夫妻。

3 仵作查验尸体道实情

汤应求一刻也没有闲着，一面暗中督促缉事衙役抓紧查访杨氏下落，一面详文上司请求多给他点时间以便彻底清查此案。但眼看着已经过去一年了，杨氏仍然杳无音信，急得汤知县几次严厉斥责捕快们无能。

转眼间又到了夏季，早晨天色分外晴朗，汤应求独自一人在书房里披览史书。刑房书办李献宗没有通报就匆匆走进屋来。李献宗有些激动，他说：“县城以西三十里的举水河滩上，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了的尸体，看来死者已死去数月。尸体原是埋在河滩里的，由于埋得浅，被一群野狗扒了出来，幸亏地保（指地方上为官府办差事的人）发现得早，赶散了野狗，并派人看守住尸体，请老爷带人前去验尸。”汤应求不觉灵机一动，很快与杨氏失踪联系到一起了，问道：“是男尸还是女尸？”李献宗说：“尸身腐烂得较厉害，尚未分清男女。”汤应求又问：“可有人前去认尸？”李献宗说：“方圆十数里，没有人相认。”汤应求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传仵作（旧时指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李荣会同捕头何雄一同前往验尸，你也陪我一块去！”

汤应求等人走了不到十里路，东南方却突然卷过一片乌云。闪电在天边划破乌云，带来阵阵的闷雷声。汤应求知道将要有一场暴雨降临，急忙问带路的衙役距河滩有多远，衙役答道：“十八里。”黄豆粒般大的雨点已经砸了下来，汤应求一行十多个人，一下子被浇成了落汤鸡。眼见无法往前走了，汤应求只好下令原路返回县衙，为了保证新发现的尸体不被冲没，他还派了两个衙役冒着雨赶到停尸现场，嘱咐地保严加保护。

麻城县仵作李荣，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从二十几岁来到县衙，他不知处理过多少疑案，因此验尸查伤颇有经验。省里府里出现了重大案件，常常请他去会勘，而只要他到场，任何不好决断的事，都会迎刃而解，因而同行们给他起

了个美号叫“圣手李”。今天早晨,他随县令去河滩验尸,被大雨截了回来,弄了几两酒,自斟自酌,已经有点微醉了。

黄昏时节,一位年轻的书生来访。看他衣饰华贵,以及他的神态,就知道他是为了某一个案子而来,于是不待来人开口,李荣就直截了当地问:“你办哪个案子?”来人听了李荣的话,起初一愣,继而会意地笑了起来,说:“李班长果然爽快,我也不负班长盛意。”说罢敏捷地从怀里掏出一封银子放在桌上,两眼却紧紧盯住李荣的脸。李荣并不动声色,就像没有看见银子一样,背过身去问:“你受谁的委派前来找我?”那人依然慢条斯理地说:“你我素昧平生,班长也不必打听我的名姓,这封银子权做定礼。请您帮助说上一句话,事成后还有一封银子相赠。”李荣问:“你让我说什么话?”来人说:“听说班长要随汤知县去河滩验尸,只求班长证实死者是个女性,年纪在二十三四岁之间,系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就一切都完了。”李荣说:“倘若尸身是个男人,我就是再遮掩,也瞒不过随从捕头和汤知县哪!”来人笑道:“班长放心,这具尸身已经腐烂了,人形十分模糊,这么热的天,尸臭异常,绝没有人肯到近前去细看。班长又是远近闻名的仵作,您说了话,还有谁敢不信呢?”

李荣听罢,心头涌起了一股怒火,这位老仵作,生性耿直,为人坦荡,从来见不得营私舞弊之举,没想到居然有人行贿到自己头上来了。来人见李荣沉吟不语,还以为他是见钱眼开了,往前凑了几步问道:“班长意下如何?”李荣等来人离自己只有半步远时,猛然伸出右手抓住了他的脖领,双手往上一提,已把来人咽喉扣住,跟着扬起左手,左右开弓两个大嘴巴,打得来人“哇哇”直叫。李荣头上青筋崩起,气哼哼地说:“大胆的无赖,竟妄图用钱买你爷爷来了,你就不怕王法吗?我李荣当了三十多年仵作,从没见过你这样明目张胆行贿的歹人。”说罢把桌上的一封银子一掌扫落,吼道:“拿上你的臭钱,给我滚出去!”

两天以后,风和日丽,汤应求带着李荣等人来到了河滩尸场。由于知县有令,地保已派人把尸体周围用草绳拦了起来,三四个村民守护在现场,不敢离去。草绳圈外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老百姓,看见汤应求的轿子到了,百姓们自动让开了一条路。汤应求下了轿,先环顾了一下四周,一下子就在人群中发现了一张十分熟悉的脸——“杨五荣”。他心中叫了一下这个名字,却发现五荣双眼哭得通红,正分开人群要往圈里闯,嘴里喊着:“姐姐,姐姐,我那苦命的姐姐!”在杨五荣旁边,有一个衣着华丽、戴相公巾的秀才,正扶着他劝解。汤知县认识这个秀才,那是本县生员杨同范。为了维持秩序,随从的衙役们已经亮出了刑具,老仵作李荣却解开了带来的小包,往外一件件地拿验尸工具。汤应求这才把目光转向绳圈中央的尸体,只见尸体腐烂,手脚都有被野狗撕烂了的

痕迹，面部早已烂透，连男、女都分不出来。

阳光下，成群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爬去，尸体发出了一股奇臭，令人掩鼻。汤知县看了李荣一眼，李荣会意，戴上了一副皮手套，把怀里藏的一瓶酒取出来，倒在手套上，然后阴沉着脸，向尸体走去。杨五荣见李荣走近了尸体，猛然分开众人跑过去，趴在尸首上面声嘶力竭地哭起了姐姐。李荣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伸手把杨五荣拉开，冷冷地问：“你怎么知道她是你姐姐？”五荣哭道：“姐姐离家前穿的是细麻衣服，为的是到婆婆家侍候婆婆方便，现在尸身上穿的也是细麻衣，而且花纹也对得上。”说罢拿出一块撕下的衣服布递给李荣，补充道：“班长请看，这图案一样不一样？”李荣接过布来与尸身上的衣服残片一比，果然一样，就将其收进了验尸包。杨五荣又“咚”的一声给李荣跪下，哀求道：“请班长和老爷为民做主，严惩凶犯。”

李荣似乎没有听见，走到尸身前面，用铜尺量了各部分尺寸，又拿出银针探入死者喉咙，那杨五荣又哭喊着：“班长手下留情。”而李荣的银针已经取了出来，没有发现银针变色。他又往尸体的其他部位查了一下，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走到汤应求面前禀报道：“禀大人，死者系一个童子，男身，乃病疾而亡，死的时间大约在两个月以前，与杨五荣无关。”“啊！”刚才还蜷伏在地上的杨五荣，听罢扑过来说：“你妄断，死者明明是我姐姐，你为什么说是男身？”李荣瞟了他一眼，根本不予理会，对汤应求说：“大人是否打道回衙？”汤应求还没说话，闪在人群中的杨同范却挤了出来，气势汹汹地对李荣说：“这样一个重案，怎能被你三言两语就定出结果来？”然后转过身对汤应求说：“生员杨同范，久知杨五荣之姐被人杀害，今五荣好不容易认出亲姐姐，大人不给他做主，反而轻信作妄词，叫全县百姓怎么心服？”杨同范这一喊，立即有六七个看热闹的百姓也跟着哄了起来。李荣却不客气地对地保下令说：“尸体可以就地深埋，勿使野狗再扒出来。”杨五荣、杨同范带着一伙人极力反对，汤应求见双方争执不下，只得下令暂将尸首停放起来，容日后复核。

4 总督偏听偏信，终酿冤案

清雍正年间，湖北省的首府设在武昌郡。湖广总督迈柱的官衙，紧傍风景秀丽的蛇山。一位六十出头的老幕僚，指着高仁杰送来的一株兰花，见总督心情很好，乘机试探地说：“高仁杰候补三年，到现在还没有署任实缺。”迈总督睁开了微闭的眼睛说：“不是已经让他到广济县上任去了吗？”幕僚有些为难地张

了一下嘴，又把话咽了回去。迈柱却接着问：“难道他还不满意？”幕僚说：“他哪里敢有什么不满意？只是这广济县是让高仁杰代署，一旦原县令销假复任。仁杰就得交印……”迈柱挥了一下手，示意幕僚不要再说。沉默了一阵，才说：“这湖北省内，候补官员太多，实任知县又都没有什么大差错，难以撤下，只好让他先委屈一阵了。”幕僚说：“仁杰不会有什么怨言，不过要想撤换县令，现在倒有一个机会。”迈柱问：“什么机会？”幕僚从怀里拿出了一叠东西递了过去说：“麻城县出了一桩人命案，首富涂如松杀死了发妻杨氏，杨家拿着证据去县衙出首，县令汤应求竟置若罔闻。最近，杨氏的尸体被野狗从河滩中扒了出来，苦主（旧指人命案中被害人的家属）又去申告，那汤知县受了涂家重贿，竟胡乱将杨氏之尸断为男尸，就是不肯处置凶手，麻城县为此大哗，苦主杨五荣及麻城生员杨同范，到省府来越衙告状，把冤帖到处散发，现在全省都知道此事了。”迈柱摇了摇头说：“麻城杀妻案已经张扬了一年了，本督也曾去文询问，麻城令汤应求也回了文，内中情由好像不是你说的那样。”幕僚慌忙施了一礼说：“汤应求受贿，以假情节欺蒙上宪，已在全省家喻户晓，只是您周围的人不敢据实禀报罢了。”

迈柱听到这里，猛地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把幕僚递过的揭帖展开。原来这正是杨同范、杨五荣写的控诉汤应求的文字，迈柱看了几行已是怒火冲天，及至看到末尾，揭帖上明明写着“总督被欺，巡抚受骗，凶手逍遥，主法何贱”几句话，越发雷霆咆哮，立刻传令：“麻城杀妻案迟迟不见决断。着令广济县高仁杰重验尸骨，三天内把结果报来！”那幕僚赶快提笔把总督的指令写好，请迈柱用了印，直接发往广济和麻城去了。

代理广济县令高仁杰本是四川一个土豪的儿子。从小不务正业，却生就一副凶狠、恶毒的心肠，在乡里作恶多端，声名狼藉。长到二十多岁，又生出个想做官的念头，仗着家里有钱，捐了三次巨款。地方上感念他募捐有功，赏了他个功名，在四川候补一年多，怎奈他名声太臭，没有人敢用他。他又用钱买通巡抚，改调湖北候补。三年来，他多方奔走，四面钻营，花了不少钱，只捞了一个代理县令之职，他当然十分不满意，所以处处留意，希望能踢倒一位实任官，自己取而代之。正好麻城杀妻案闹得十分热闹，他借机买通总督府幕僚，终于捞到了重新验尸的差使。接到命令后，他心花怒放，决心借此机会参倒汤应求，自己去麻城这个富饶的地方大捞一把。于是传令件作薛无极立刻准备赴麻城县验尸。

杨同范派人贿赂件作李荣被拒绝后，他感到陷害涂如松并不那么容易，就与杨五荣合谋在河滩演出了一场“认尸”的双簧戏，不想被李荣当场戳破，幸亏